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,我还在读中学时,偶然在书摊上买到一本《三叶集》,这是郭沫若、宗白华和田寿昌(田汉)三个人的通信集,他们讨论诗歌创作、讨论歌德的作品,很有趣。当时学校图书馆里有郭沫若和田汉的书,这两位作家也正在走红,独有宗白华的作品难找,只知道他原是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学灯》的编辑、是诗人和哲学家,诗情和哲理相结合,后来就成为美学家。

对宗白华有进一步的了解,是由于蒋孔阳先生的指点。

蒋先生是我的授业老师,教过我们班级的《文学概论》课(那时好像叫作《文艺学引论》),我毕业后留校任教,与他同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,那时经常要下乡劳动或参加社会运动,我们聚首的机会很多。在田头休息时,常常天南海北地聊天。有一回,不知怎的,忽然聊到了宗白华。蒋先生说,宗白华是他的老师。蒋先生原来读的是经济学科,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银行业,但他不愿意与数字打交道,却对文学艺术很感兴趣,于是就放弃了工资优厚的银行工作,跑到南京去听宗白华先生讲美学,所以他与宗白华先生有一份师生之情。他很尊敬宗白华先生,宗先生对他也很爱护。

蒋先生很用力,年轻时就得神经衰弱症,常常失眠。1954年他到北京大学参加苏联专家毕达柯夫文艺理论讲习班时,抽空去看望宗白华先生,宗先生听说他身体不好,就开导他,叫他不要太用力,别把身体搞坏了,年轻能跑得动时,应该多玩玩,等玩不动时再用功读书不迟。我开始听蒋先生转述宗先生的话,本以为这是一句玩笑话,意在叫他保重身体。但蒋先生说,宗先生自己就经常戴顶草帽,背个水壶,挤公共汽车,到处去欣赏自然美或参观美术展览会。看来又不像是一句玩笑话。

后来读宗白华的《美学散步》,见《美从何处寻?》一篇开头处,引了两首诗:一首是他自己的《流云小诗》:“啊,诗从何处寻?/在细雨下,点碎落花声,/在微风里,飘来流水音,/在蓝空天末,摇摇欲坠的孤星!”另一首是古代某尼的悟道诗:“尽日寻春不见春,芒鞋踏遍陇头云,归来笑拈梅花嗅,春在枝头已十分。”这才悟到,宗先生到处欣赏自然风景和参观美术展览,意在寻美。

蒋孔阳先生是领会到宗先生教导的实际意思的。所以他回沪后,除了用功研究文艺学美学理论之外,还注意实地寻访美。有一次,在细雨迷蒙中,他打了一把伞,到虹口公园去欣赏雨景,这就是他寻美的一个举动。可惜此时已是运动频仍岁月,此举不被认同,他的时间也都泡在无穷的会议或下乡劳动中,少有这种寻美的闲情雅致了。但私下谈论起来,他仍不断发出对

宗先生寻美行径的向往。

与后来学术界追求多产、以著作数量取胜的风气相悖,宗白华先生的美学著作不多,这本《美学散步》还是他的研究生林同华为他编集出版的,只不过二十多篇文章,还不到二十万字。但是影响却很大,而且为后人开辟了一条美学研究的路径,即美学不应局限于理论研究范围,而应涉及广泛的审美领域。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,需要广博的学识,也需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,不能进行短平快操作,以追求写作的快速与成果的繁多。

我很欣赏宗白华先生在《美学散步》书前《小言》里所说的一段话:“散步是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行动,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,没有系统。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,讨厌它,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做‘散步学派’,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。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不小的哲学家——庄子,他好像整天是在山野里散步,观看着鹏鸟、小虫、蝴蝶、游鱼,又在人世里凝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:驼背、跛脚、四肢不全、心灵不正常的人,很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大天才达·芬奇在米兰街头散步时速写下来的一些‘戏画’,现在竟成为‘画院的奇葩’。庄子文章里所写的那些奇特人物大概就是后来唐、宋画家画罗汉时心目中的范本。”

宗先生的研究方法虽然不时行,但在美学界还是产生了不少的影响。一位刘姓批评家指责李泽厚《美的历程》是抄袭宗白华的《美学散步》,这是故意损人的说法,没有事实根据。但在美学史的研究方法上受到宗白华影响,却是有的。李泽厚特立独行,一向不肯拜在老先生的门下,但对宗先生却很尊重;宗白华先生也很欣赏李泽厚的才华,《美学散步》出版时,还请李泽厚这位晚辈写序,可见其器重。

我们不要小看宗白华先生看似随意的美学散步,它在美学研究上,有着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,应该认真研究,加以发扬!

果可想而知,会产生十分荒诞的喜剧效果,用不了两句,就会爆发出真的笑容,因为太假了!小朋友看看妈妈、看看我,他也搞不懂这两人真正在干啥,这远远超出了他的认知。只是在我们爆发笑容时,他会跟着“嘿嘿嘿”笑,然后扑到你怀里。后来发现这一方式也不行,生活哪有这么和谐?天天演戏一样,谁也装不了那么久。争执其实也是争取权利的一种方式,语言的温室同样对孩子无益。于是我和他妈妈又诞生了另外一种形式争论:假笑是没有了,但绝不大声吼。有理不在声高,有问题咱就事论事,不溯及既往、不拖累明天,在家里情大于理。像是日常对话,表情却又有些正式。小娃娃初看有些不解,有些莫名其妙,不过很快就脱敏了。觉得爸爸妈妈很无聊,就自己玩自己的;感兴趣时,就鹦鹉学舌一般,复述几句爸爸妈妈说过的话。一般他一学舌,我们就立即偃息息鼓、握手言和。逗娃玩吧,比争执有意思多了。

小家伙儿也在用他的童年治愈我们的童年。

假笑夫妻

纪忠鑫

最近赴新疆旅游,到达塔什库尔干县已是傍晚。第二天一早,出发经过一个村庄,里面传出一阵阵喜庆欢快的乐曲声,原来是村里塔吉克族村民在举行嫁女婚礼。如此巧遇,给我们碰到了,岂能错过,马上大巴拐入村子。好客的塔吉克族村民热烈欢迎来自远方的客人。下午按照习俗应该是叼羊比赛,我们把原来安排的牦牛叼羊的“摆拍”取消了,直接拍真实激烈的叼羊活动!只见两队全是由壮汉组成的马队飞奔入场,马蹄扬起的滚滚黄色尘土更增添对抗的强度,远处的雪山使场面更壮观,让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真实叼羊活动的南方来客大呼过瘾。我们纷纷拿出手机相机,在一通咔嚓声中,记录下这难得一见的叼羊活动!

七夕会

沪语是阿拉的母语,是我说得最正宗又自带温度的语言。在不动脑子、完全放松的状态下,我嘴里冒出来的一定是沪语。做梦讲的也全是沪语,不管梦见的是外国人还是老虎狮子,我一概用沪语对答如流或喊话壮胆。

18岁离开上海,迄今42年有余,离家乡愈行愈远。先是在北京6年以普通话又在美国36年以英语为日常用语,但沪语却从未褪色,乡音依然纯正,一口呱呱生脆的上海话,像从未离开过上海半步。初到北京上大学时,被扑面而来的京腔包围,我那一口撕撕刺刺的“沪普”显得特别不和谐。于是颇有一点语言天赋的我努力吞舌,尾音努力加个儿音,半年下来就融入北京的语言环境而不刺耳了。六年下来,离开北京时已是一口倍儿溜的京腔,可以在上海人面前冒充京片子了。

来美国几十年,不知从何时起,京腔全丢了,又退回一口撕撕刺刺的普通话,发卷舌音和儿音特别费劲还听着不对劲,刚出自己的口进入自己

圆了爹妈的大学梦

金国范

我爹出生于1909年,初中快毕业时,因祖父不幸去世而辍学,托沪上亲戚在一家股票交易所谋到一个练习生职位。由于他勤劳肯学、待人和气,加上字写得较好,博得上下好评,实习期满即转成正式职员,任职“黑板股价报幕员”,也就是写擦黑板者。他细致认真很少出差错,获得客户赞赏。几年后爹娘结婚,生下了我这个长子。彼时月薪十八银元。爹虽还想多念些书,但已



边看边聊

自带温度的母语

言朵朵

的耳,就让自己听得一身鸡皮疙瘩。罢罢罢,索性放弃,撕撕刺刺就撕撕刺刺,上海特色,上海人的底色。

而沪语,几十年不碰,却张口就来,地道纯正又自然而然,全不费吹灰之力。每次偶遇个上海人,那必是又惊又喜地一声“依啊上海宁啊”,然后就用上海话问东答西地聊得像个老朋友。在外地,在外国,上海人遇见上海人,格外亲切,一口沪语极具亲和力、感染力,把人的关系一下子拉近好几十年。沪语是家乡的味道,童年的味道,亲人的味道。语言是有温度的,这一点我深有体会。

沪语刻在了我的基因里,无论离沪多远多久,从来不会回生,永远是我最娴熟的第一语言。当年在北京,遇到上海人,呱呱啦啦讲上海话,会遭人明的暗的白眼。18岁的我很快就意识到了,与亲密的北京

同学探问为什么,答案大概是如下两个原因:一是觉得自带优越感,不分环境讲沪语就是显摆自己是上海人,与众不同的;二是旁若无人地讲沪语,

等于把周围听不懂沪语的人排除在外,被视作不礼貌和不尊重。所以在北京那些年,我很识相地避免讲沪语,还努力摆脱上海人特有的吴侬口音。如今在美国,中国人碰到中国人,必是普通话交谈,而不是英语。我跟北京老友们说,体会到上海人在一起为什么讲上海话了吧,因为自然又亲切且不生分。中国人在一起开英语,显得装腔作势,还隔应。

这些年随着中国人口的流动,北上南下的人流早已打破地域界限,南腔北调已被包容和接受。曾经有些地方方言排外,已经一去不返。可喜的同时,也令人担忧。年轻几代的上海人有的不太讲沪语了,有的讲一口发音不准的洋泾浜,常令老上海人如我汗颜。好在目下也看到对上海话的重视日渐回温,相信这一温暖了一代代人的美丽语言,会像基因一样,永远传承下去。

秋末冬初,木叶簌簌,一层层色彩如浪来袭,又一片片地轻舞飞扬,如林语堂先生所描绘的“有古色苍茫之概,不单以葱翠争荣了”,大美!

驾车奔波的路上,见大小街道旁伫立着高大金黄的银杏,秀美褐红的梓木,红艳艳的鸡爪槭,橙红黄相间的乌桕,鹅黄明亮的马褂木,明晃晃的无患子。更多是残黄流荫的悬铃木,叶叶彩锦伸向天边,金霞叠空。眨眼间,一片金黄色的桐叶“嗖”地飘落到车前玻璃上,疲倦的心被热烈唤醒,追逐和读赏的情绪弥漫开来。

这五角特征的叶子,似一枚枯叶蝶,调皮地趴在眼前,闪着光影,聚着风意,宛如一张秋叶蝶舞点缀的肖像画,柔软地挂在流动的车前;而车内的后视镜下垂着可爱的招福瓷,晃动在叶片间,伶俐而活泼;忽地飞来一只唧唧的小鸟,掠过玻璃前,敏捷地飞至路旁高高的灯柱上,那里还有两只小鸟在等它,三只鸟并立着,左顾右盼着,似乎不想高飞,而是更愿意在此时停歇瞭望,瞭望远方的季节。

小小的叶子飘落得正是时候,如古人所云“一叶落而天下知秋”,所谓“漫天坠,扑地飞”,飞是极美的秋色,扑是极低的秋声,怯怯地,细细地,满满地,占据在这流动的时空里。因着玻璃外的这片寻常的叶子,寂寂的心“噫”地一下略略地有些悸动,想着刚飞离视线的鸟儿们,是否还默默地停留在路灯上,或许又飞上枯瘦的枝头,小小的身型齐齐地抬头挺胸,是否关注着秋叶枝头的坚守,是否等待千里风吹的落幕,一种风行清寥,又上心头。

听黄叶徐徐飘落的壮丽,看枝条凋零的苍凉,思千秋万古的悲欢。想起欧·亨利《最后一片叶子》,善良的老贝尔奥用心灵的画画出了一片“永不凋落”的常春藤叶,重燃琼西姑娘生命的火焰,自己却凋落枯萎。而行车中桐叶的光临,用它的衰色真切直白,用它的性情拥抱生灵,也将流淌中本色之美表达得淋漓尽致,是一种生命浸淫在动静之间美的况味。

一叶秋黄,半分欲言,半含微波,凝聚一片天,依偎一面窗,牵动一颗心。有多少色彩斑斓的木叶下坠,就有多少剧情上演。上演在有呼吸,有生命的路上,深入人心。

的古汉语靠查字典自学,政治看报纸听广播。1957年到区政府民政科开了介绍信,以复员军人同等学力资格,获得了当年高考准考证。

与应届高中生相比,我肯定不如他们基础扎实,重点高中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做专门应试辅导。我可有自己的优势:一是在职人员心态放松,考不进仍能回单位上班;二是当时国家对五类人员(省以上劳动模范、革命烈士子女、少数民族、归国华侨、复转军人)同等成绩优先录取。“同等成绩”不是分数相等,而是以五分为一档。例如录取分为300分,应届生即使考304分,上述五种人考300分,二取一的话,录取后者。那年作文题是《我的

你们的大学梦!



巧遇叼羊

陈志勇

摄影